

数智时代利用AIGC设计工具创作的应用实践研究

王珂新 李松原

广东理工学院, 中国·广东 肇庆 52600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 AIGC技术正在由前沿概念向日常设计生产工具转变。以“产教融合视域下AIGC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为依托, 作为教育工作者和实践者, 开展了一系列探索, 将AIGC应用到现实设计生产创作场景中。文章不是空泛的理论陈述, 而是我们用记录和反思的方式, 带着我们的学生去亲身实践。通过三个具体的尝试, 让我们看到了AIGC在设计教育上的真正价值, 使我们窥见在产教融合的大背景下, 如何培养真正能够适应未来产业需求的设计人才。

【关键词】AIGC; 数智时代; 设计应用; 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研究分会2024年度课题(2024-GDGJXQ-18); 广东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JXGG2025127); 广东理工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CXCY20250134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像风暴一样席卷设计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身处其中的高校设计教育者, 我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激动, 更多的是焦虑。当技术迭代的速度远远超过教材更新的速度, 学生毕业时, 如何调整教学避免学生们“出道即落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应更相信源于实践的真相, 因此, 我们决定将重心从书本搬到带领学生直接投入真实项目的“战场”。本文旨在如实记录这些修养过程中所及所获得的, 我们不再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 而是选择呈现三个具体的实战故事。

我们如何看待AIGC的设计应用价值

AIGC不是万能的“魔法棒”, 更不是完全能力被极度放大的“实习生”, 用得好可能事半功倍, 不会用不好反而添乱。此前设计人员需要反复沟通, 创作多张样稿, 才能逐渐明确甲方需求。现在我们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把这些关键词输入AIGC工具, 即可生成几十个可视化的“翻译”, 直观的呈现在客户面前。

AIGC是有效的工具, 可以对抗“创意枯竭”。很多设计师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方式都是有限的创作, 而AIGC工具的学习对象是能够进行许多超越人类常规逻辑的全网海量数据, 当我们尝试将“光彩”与“蒸汽朋克”相结合时, 其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是我们自己苦苦思索也难以企及的。AIGC工具让我们在高质量的在视觉表达上明显降低了门槛和成本。AIGC的出现, 让大家不再因为绘画功底不足而无法表达自己的创意, 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创作的“自主化”,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创造中来^[1]。

实践路径一: 从企业真实需求出发, 让AIGC创意落地
理论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的第一次尝

试是带领学生承接一个企业礼品定制项目——设计一套手信礼包。从品牌理念到预算限制, 我们组织学生团队与企业进行多轮深入的沟通, 明确企业实际需求。最后, 我们锁定了几个关键词, “千禧”、“潮流”和“无界融合”, 这个看似传统的过程非常关键, 保证了我们后续所有的天马行空都有一个作为锚点的商业目标。接下来是AIGC工具大显身手的阶段, 我们引导学生使用SD等围绕关键词发散的工具。初期的各种生成结果, 充满了惊喜, 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生成的随意性、与品牌视觉的一致性如何平衡? 人工智能的创意火花固然精彩, 但与企业的VI规范往往产生偏差。我们的工作重心就转移到人工智能如何“驯服”这个问题上来。学生开始学习更精细的提示词技巧, 如通过增加“in the style of minimalist tech-wear”, 用“—no text, blur”来排除多余元素将风格限定。在得到几个比较满意的AIGC方案后, 我们强调, AI只是辅助设计师的专业判断的助手, 决定最终质量的关键在于精细加工。同学们在Photoshop、Illustrator中引入AI生成的位图进行二次创作, 他们对色彩进行修正, 使之与品牌的标准色相吻合。最终诞生了一整套手信礼品, 当看到设计稿得到企业认可、投入生产, 最后变成精美的手信时, 同学们所获得的成就感, 是任何课程作业所不能比拟的。这次实践, 我们走通了从商业需求到AIGC创意, 再到人机协同深化和最终产品落地的完整链路。

实践路径二: 在赛事中磨练, AIGC助力学生完成创作蜕变

恰逢中国大学生知行计划发起的“全国大学生AIGC创意设计大赛”征稿, 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出色的实践机会, 所

以组织学生团队参赛，以探索AIGC工具在短视频赛道的实践应用。这次实践，我们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创新及自我管理能力。创作开始，同学们对灵活多变的Runway、即梦等这类文生视频工具产生了怀疑甚至排斥。他们抱怨，“AIGC有自己的想法”、“我貌似在被AI支配”，这种未知的感觉远没有自己一帧一帧的制作踏实。通过我们的引导后，带领大家重新审阅赛事标准，明确作品创作方向：“人与自然的诗意重逢”，让他们在创意理念和技术应用上更加深刻地理解评委。在创作过程中，先用大语言模型（豆包、KIMI等）进行故事剧本的头脑风暴，再把剧本拆解成镜头投分镜，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众多AI产生的碎片在风格上保持统一。我们带着学生反复试，发现通过固定“种子（SEED）”参数，并在每个提示词中强调“glowing particles, ethereal style”等核心视觉风格描述，能够大大增强视频的连贯性。慢慢地，学生们从被动的“使用者”转变为主动的“驾驭者”，他们开始享受这种通过语言“导演”画面的感觉，心态也从排斥转为了好奇和兴奋。

当然，传统影视后期的剪辑、配音、调色等工作还是需要由我们独立完成，当前阶段AIGC工具生成的内容我们仅可以作为视频素材使用。最后诞生了2分钟的短视频《科技草本、焕新自然》。它验证了项目式学习在激发学生潜能中的巨大作用，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教育者，我们的角色，不应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学生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的陪伴者。

实践路径三：打通从二维到三维的壁垒——“机甲醒狮”的诞生

我们的探索没有止于二维世界、屏幕中的动态世界。如何将AIGC的数字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实体？这是我们产教融合实践的又一个重要研究内容。通过实践我们希望完成从设计理念到产品实践，打通完整链条，提供校园文创发展的新可能。我们这次把目光聚焦在本土文化上，有学生成员提出把“醒狮”文化与赛博朋克美学结合。他们通过AIGC工具，生成了一系列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机甲醒狮”2D形象，在经过多轮筛选和细节调整后，一个独特的IP形象诞生了。

如何让这个平面雄狮“雄起”，是接下来的工作中心，我们通过使用腾讯混元3D大模型，它能够以单张图片为基

础，进行三维模型的生成。即便如此是，2D到3D的转换，看起来一键完成那么简单，但在细节处理上，仍有瑕疵存在。这恰恰是关键节点，即使拥有优秀的AIGC工具，但还是需要人与工具之间的协同，我们引导同学们手修模型的瑕疵部分，优化布线。这个过程虽然繁琐，但让学生深刻理解了3D建模的内在逻辑，也锻炼了他们的耐心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模型完善后，选择FDM打印技术，使用门槛较低。一个实体模型经过清理、打磨、喷涂底漆等一系列后处理工序，最终呈现在我们眼前，最后一步，上色的同学用手中的画笔，参照AIGC的原始设计图，将灵魂注入醒狮。当这套将传统文化与未来想象融合在一起的高约15厘米的实体手办终成之时，不仅是一种学生作品，更是一个表现出AIGC在文创产品开发领域从0到1的生动范例。

回顾这三个现实案例，我们最大的感受是，AIGC时代产教融合一定要“真实”的进行，无论是商业手信设计、视频创作设计、二维转实物，这些可触、可见、可评估的成果，远比任何空洞的理论都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新动力。这些实践，同学们不再把AIGC作为遥不可及的科技名词，而是将其转化为自己工具箱里一件得心应手的利器。这为我们探索如何培养出适应未来的复合型设计人才提供了一个清晰可行的路径。我们在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技术在变，但设计的核心：解决问题、创造价值、传递情感从未改变。AIGC工具的日益强大，设计师的人文素养、审美判断力、思辨能力就越显得弥足珍贵。未来的设计人才，不能仅仅是一个熟练操作软件的“提示词工程师”，更应该是一个懂得如何提出正确问题、如何管理和引导AI进行协作的“创意策略师”。

参考文献：

- [1] 南沛妤. AIGC时代高校艺术创作的数智化困境研究[J]. 2025(8): 61-63.
- [2] 游杰. AIGC赋能高校艺术设计数智转型挑战与路径[J]. 河北画报, 2025(8): 216-218.

作者简介：

王珂新（1996.10-），男，汉族，吉林长春人，广东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助教；

李松原（1993.03-），女，汉族，吉林松原人，广东理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助教。